



今日高邮微信  
高邮日报手机报

在线投稿: <http://tg.gytoday.cn> 新闻热线: 84683100 QQ: 486720458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<http://www.gytoday.cn>

# 抗美援朝老兵王洪飞忆峥嵘岁月

□ 记者 杨晓莉

日前,家住新加坡花园小区的抗美援朝老兵王洪飞迎来九十寿诞。虽已到鲐背之年,但老人精神矍铄,步履矫健,耳聪目明,说起曾经的峥嵘岁月,老人更是滔滔不绝,那些艰苦奋斗的往事仿佛历历在目。

王洪飞,曾用名王鸿飞,1935年出生于高邮竺家巷。1951年7月,年仅16岁的王洪飞积极响应党和国家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的号召,从当时的高邮县初级中学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。尽管时隔久远,但回忆起当时参军的情景,王洪飞记忆犹新。“当时学校进行动员,得知这一消息后,我立即报了名,虽然是家中的长子,但父母比较开明,对我的选择也给予了大力支持。”王洪飞回忆道,报名参军后,离开高邮那天是1951年7月15日,先是乘坐汽车前往泰州,换乘轮船到镇江,再从镇江坐火车到沈阳。那是自己第一次乘火车,火车开了很长时间,记得在火车上待了三天三夜,到达沈阳时是晚上。

在沈阳短暂休整后,当年8月份,王洪飞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140师418团海岸炮兵连,后随大部队到长春,再到青岛,在青岛部队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。“军事训练包括基本的军事理论学习,炮兵战术、射击原理、弹道学等。在日常训练中,我们还需要熟悉和掌握各种炮兵

装备的使用方法。通过不断练习,能够熟练地完成武器的装填、瞄准和射击等一系列动作。同时,我们还需要进行体能训练,以确保在战场上能够迅速、准确地完成任务。”王洪飞介绍说。

时隔久远,王洪飞已记不清入朝作战的具体时间,只记得是寒冷的冬季,他和战友们身穿部队发放的志愿军服装,背着长枪,身上还挂着子弹和手榴弹,乘坐火车从青岛到达丹东,连夜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。因为当时年纪尚小,王洪飞只记得跟随着部队走,听从部队领导的指示。印象最深的除了寒冷外,就是食物供给不足,经常挨饿受冻。“部队发放的仅有一件棉袄和棉裤,抵御不了寒冷。”王洪飞告诉记者,那时候为了御寒,闲时战友们聚在一起互玩“斗鸡”游戏,以此来提高体温。不过这样的闲时并不多,因为经常会受到袭击,遭遇飞机轰炸是常有的事,每次听到飞机声,就会按照命令躲进防空洞里,躲避不及时,就会选择就近的低洼地、路沟、地坑进行隐蔽,避免伤亡。记得有一次,敌机前来袭击,他来不及躲藏,当时很害怕,就趴在了地上,等回过神时,已被炸飞的泥土埋了半截。“敌机飞得很低,在空中不停地盘旋着,并不时用机枪扫射,子弹‘嗖’‘嗖’从头顶飞过。”王洪飞说,当时就那样趴着,一动都不敢动,不知道等了多久,敌机飞走了,才从泥堆里爬了出来,身边不少战友被敌机子弹打中,光荣牺牲了,自己的帽子上也多了好几个弹孔。“就差那么一点点、一点点,真的是死里逃生啊!”王洪飞用手指比划着感慨道。

战场上的生与死,时刻都在考验着王洪飞和战友们。“每次作战,一切行动听指挥。准确侦察、定位目标是我的职责。听到‘预备——放’的口令时,嘴巴一定要张大……”王洪飞说,除了正面抵抗外,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侦察轰炸,部队只能在夜晚行军。夜晚行军,低温是最大的考验。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下,战士们完全没有一点御寒的经验,手上、脚上生冻疮是常有的事,还有战友因为冻伤不得不选择截肢。而为了攻打我方部队,即便在夜晚,敌人也会施放照明弹,照明弹的光非常亮,将夜晚照得如同白天一样。“那时候我们经常用草和树枝叶编成环,套在军帽外,披在军服上,都能起到很好的伪装效果,减少死亡。”王洪飞回忆说,在朝鲜行军打仗时,衣服从来不换,也没机会洗,晚上几个人睡在一个大炕上,很多时候连炕都没有,就睡在树林里、草垛旁、山坳上,三四个月不洗脸,洗澡就更不可能了,衣服里、身上爬满了虱子,痒得不得了,部队里就发一些“绿粉子”,让战士们拍打在身上,用来灭虱子止痒。

采访中,王洪飞捧出他珍藏71年的赴朝作战纪念品: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颁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,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给“最可爱的人”的搪瓷茶缸,一张面额为十五元的北朝鲜中央银行券,一张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印制的“大灶饭票”,以及抗美援朝纪念章、和平纪念章等。这些纪念品都记载着王洪飞曾经的那段难忘经历。“这张‘大灶饭票’是部队专门发给外出



公干战士的,凭着这张饭票可以到部队食堂吃饭,也代表着志愿军的身份。”王洪飞说,因工作关系,部队人员有时流动,这时就会有间谍混进来。在部队看见陌生人,如果他不能出示这张饭票或其他有效证件,都会被当成间谍,先接受调查。除了这张饭票外,北朝鲜中央银行券也让王洪飞印象深刻。“这张北朝鲜中央银行券是我离开朝鲜时,当地一位70多岁的大娘送给我留作纪念的。”王洪飞感慨道,战火无情,百姓无辜,一场战争中最可怜的还是老百姓。停战后,自己曾住在这位大娘家,虽然语言不通,但朝鲜老百姓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

1953年7月,朝鲜停战,当年10月,王洪飞随大部队回国,1956年被分配到南京航道处,1962年与青梅竹马朱俊民喜结连理,生儿育女,1983年因工作调动回到高邮,直至1995年退休。如今,王洪飞夫妇俩跟随儿子、儿媳生活,享受着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。退休后,王洪飞自学了电脑,热衷于摄影,平时带着老伴四处走走,拍拍照片,记录幸福时光。

“战争是残酷的,我的战友,很多都将宝贵的生命留在了朝鲜战场。我有幸活着,很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。”王洪飞感言,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,每一位中国人都要铭记历史,厚植家国情怀,为祖国明天更美好努力奋斗。



# 百岁老人阎世俊

□ 陈其昌

今年农历五月初九,家住草巷口的阎世俊老人将迎来100岁寿辰。阎世俊年轻时,当过炕房大师傅,后来爱上了京剧。90多岁时,他还买了摄像设备,为票友助兴。这样健康乐观的百岁老人过大寿,是一件大喜事。

阎世俊算得上是一位老革命。1946年3月4日,在保全堂药铺(属禹山镇,又称东山镇),阎世俊由时任中共高邮组织部部长郑光耀介绍入党,那时他22岁,血气方刚,立志高远。入党后,他曾参与捉拿敌人特务的任务。1946年10月7日,国民党反动派占领高邮城后,疯狂地残害共产党地方组织,杀害干部和群众。我军主动北撤后,地方武装一直打游击,阎世俊担任过民兵大队长。后来介绍他人党的郑部长牺牲,阎世俊就像断了线的风筝。他到上海拉了三年黄包车,在米厂当过学徒,也在炕房做过炕房师傅,但他的一颗爱党初心,始终不渝。

阎世俊的人生始终与京剧有缘。从前,在高邮原自行车零件制造厂所在地,有个大戏园舞台,座位是条凳。他与挑萝把担的周保贤经常去看京剧。阎世俊后来做过车间主任,因为人眼儿熟,他也跑过供销。在上海,“四大名旦”他都看过。荀慧生在邮演出,票价八元(当时够一人一月的生活),他也看。阎世俊能唱周信芳麟派的《徐策跑城》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,也能学马连良的《甘露寺》



《苏三起解》,还会唱《沙家浜》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的片段。他唱京剧,字正腔圆,道白悦耳,十分动听。他的名字已列入全国京剧票友名录,在高邮京剧票友中独领风骚。

阎世俊还因戏与汪菊生成为知音。阎世俊和作家汪曾祺是东大街上的街坊邻居,汪家住科甲巷,阎家住草巷

口,因为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与阎世俊都是戏迷,他们成了忘年交。据阎世俊的儿子焕之说,他父亲除了看戏,还向汪菊生学唱戏,后者边教边拉京胡。他的京胡必须是用蟒蛇皮绷,松香很厚,弓是用檀木做的。从草巷口到科甲巷不远,阎世俊来到汪家花厅,便在此学戏、唱戏,多为须生、老生戏。汪菊生在省人医行医,后为高邮“十六联”医院医生。下班后,阎世俊到当铺旁边杂货店,与童少华唱《失街亭》《挥泪斩马谲》,汪菊生为之伴奏。大厨王鸿才(百岁老人)也曾向汪先生学唱。汪曾祺第一次回乡时专门去看望了阎世俊,了解其与父亲生前的交往。

让阎世俊最为欣慰的是阎家有个好家风。阎家本是书香之家,老祖宗是从山西带15匹马车来高邮的,先后在高邮西后街、百岁巷、焦家巷落脚谋生。他的父亲阎硕臣是菱塘桥第一任小学校长。兄长阎世勋做过新巷口小学教导主任,其独女阎秀继承父业,她的儿子阎勒是中医医院主任医师,孙女在宁教书。阎世俊八个子女多为普通工人,也有的当过车间主任。他们个个孝老爱亲,家家生活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阎世俊常常感叹,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,他说他这棵百年生命之树,便是人民生活与时代发展日新月异的最好见证。